



传承道法自然
呈现世间百态

老子著经大传



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穿越五千年历史的惊世巨作

①

张赞昆 范中胜◎编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恆
無欲，以觀其妙；恆有欲，以觀其微。
此兩者，同出而异名，同謂之玄。玄之
又玄，衆妙之門。天下皆知美之爲美，
斯惡已……

吉林人民出版社

老子著经大传

张赞昆 范中胜 著

下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著经大传. 下册/张赞昆, 范中胜著. —2
版.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 4
ISBN978-7-206-02829-8

I. ①老——II. ②张——III. 范. 老子一生平事迹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B223.15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8277 号

老子著经大传(下)

著 者: 张赞昆 范中胜

责任编辑: 高振方

封面设计: 北京汇智泉文化

出版发行: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 130022)

网 址: 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39.75

标准书号: ISBN978-7-206-02829-8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001~5000 册

定 价: 76.00 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调换。



第15章 观道塬上论道源

回忆的思路像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只好信马由缰，一阵阵“嗒嗒嗒”的马蹄声从李耳的心上“踏过”，迸发出回忆的火花，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脚印。

从沙坡探望刘冬妮回函谷的路上用的时间并不长，可李耳的回忆却是很长很长的，仿佛经历了半个世纪。是的，这一段人生对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从苦县到京都，又从京都返回故乡，虽说走了一个回头路，但收获却是巨大的。他把这些都溶于笔端，进行着高度的浓缩、提炼、升华，然后写进《道德经》中。

创作是要经过艺术提炼的，特别是哲理性的著作，更是这样。正如蚕吃桑叶，桑叶只有经过蚕才能化为丝；蜂采花蕊，花蕊只有经过蜜蜂才能酿成蜜一样。创作以生活为原料，只有经过加工提炼，才能成为艺术品。生活中的事物，差不多总是零碎的、散漫的。哲理性的著作，就是要通过提炼的手段，让生活中散乱的人和事，互相渗透，重新组合，沿着一个轴心聚拢，构成新的形象，再从这些提炼中升华到哲



理。一经提炼，哲理的社会意义、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就超出了生活素材的本来意义。《道德经》的升华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大量的思想。他的《道德经》，析理精微，富于理趣，文辞简粹，喻象生动。其文则诡伟而不拘律，骤而玩之，钻研未由；徐而索之，旨趣隽永。其若陟泰山之巅，而奇松怪石，突出骇眼；游沧浪之顷，而狂澜巨浪，忽至惊心。盖胸中别具个神解，故斯人之所不能见。靡靡而忘神，此诚文字之祖。

李耳在写《道德经》中，非常注意散韵意象自然隽永的艺术风范。文句大体整齐，错落有致，自然成韵，读来流畅舒适，给人一种语重心长而又自然飘逸的感觉。

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道德经》三十九章）

连连排比，先是五字句，然后是七字句，句句押韵。

还有些文句，长短不一，有规律地押韵而且反复重叠，很像民歌。如：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道德经》二十八章）

这是李耳用韵既有与《诗经》相同之处，又有与《楚辞》近似的地方，可见它是综合了南北文化的产物。

李耳在《道德经》中创立的这种亦韵亦散，散韵结合，自然隽永的文体，对后世的诗歌、散文和辞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道德经》是一部哲理著作，他阐发的哲理已是达到了高度的概括，是逻辑思维的典范，然而在一些篇章进行逻辑推理时，仍用形象思维的具象来表达，对玄理进行直接的把握。

如：对“无”与“有”的认识，用车轮、器皿、窗户作为喻象，反复论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



用。”（《道德经》十一章）

哲理与形象的结合，特别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他哲理诗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人物个性的深切刻画和栩栩如生的描写，无不充满着诗意的魅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形象化揭示精妙的哲理；

如：对“赤子”和“盗竽”的人物形象刻画。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腹作，精之至。”（《道德经》五十五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竽，非道也哉！”（《道德经》五十三章）

在这里，李耳诅咒和厌恶的是“盗竽”的“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反之，对“赤子”形象的塑造则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寄寓着无限的希望，因为“赤子”之“含德”，能够达到“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的超凡程度。如此等等，使抽象的哲理化为形象而富有诗意的美感。

李耳就这样对《道德经》写了一段后，便对尹喜和文子说，要找一个地方进行观道。这自然是尹喜和文子求之不得的。

在这段时间里，尹喜和文子加紧了“老子全真气功养身法”的修炼，达到了进入气功状态的境界，能进行观“道”了。

因为李耳在《道德经》中首先写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在这里，李耳首先提出的，从认识角度看，就是对于常规认识超越的问题。不难理解，这段话中讲的：“可道”、“可名”、“观其妙”、“观其徼”、“谓之玄”，都是指认识的不同层次。“可道”与“可名”，当属常规认识中感性、知性、理性认识。由感性开始至理性认识的“可道”、“可名”，显然是借助感觉、知觉的常规认识。

而“观其妙”、“观其徼”、“同谓之玄”，这是指气功中所讲的“内视”。就是说这种“观妙”、“观徼”，并不是凭光亮借肉眼去看的，而是一种高超的感悟或体悟。这是一种使人能与“道”所形成的宇宙万物相通的高超认识。当人达到这种沟通时，就会产生神妙感与豁然开



朗感。因此，李耳把这种认识称为“观其妙”、“观其微”，也即“同谓之玄”。当达到了“玄之又玄”这种超越认识的高度，才能与“道”沟通，就可能认识和把握万事万物的“众妙之门”。

人如何得“道”，从而实现超常规认识？李耳在《道德经》中的回答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知常”即得“道”，亦即超常规认识。“超常规认识”的关键，可以归结为“虚”与“静”，而要让人“虚”与“静”到致极，达到“忘我”的境界。这种方法和功夫，就是要靠气功修炼来达到的。在气功修炼中：“松”即放松身心，“静”即排除心中一切杂念，“定”即把上述身心任自然的虚静状态保持住，“慧”即出现特异功能，如“天目开”，“内视”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尹喜和文子反复看了李耳所写的《道德经》后，向李耳提出后多次阐发和解释的。他们两个不断要求李耳带他们进入这种观“道”的境界，李耳都没有答应，只是要他俩加紧“老子全真气功养身法”的修炼，等到能够进入气功状态时，自然会带他俩去观“道”。他俩一方面加紧“老子全真气功养身法”的修炼，另一方面等待着李耳的指示。这一天终于来了，听李耳说要去观“道”，他俩高兴的连蹦带跳去选观“道”的地点了。

李耳对选择观“道”的地点有严格的要求，并不是随便一个点就能观“道”的。当然，这个点必须在高处，能背靠高山，观看河流，更重要的是这个制高点自然形成像人的形状，有着气功的氛围。

尹喜和文子为选这个观“道”点，整整跑了半个多月，最后才终于找到，那就是函谷关东边的铁岭塬。

铁岭塬是夹在泓农河与好阳河中间的一道高土塬，横在与函谷关隔河相望的东边。铁岭塬的上边散落着十几个村落，是个贫瘠的地方。传说这里原来并没有土塬，只是土塬下有九口大泉眼，泉眼中喷出的水几乎挨着了天，使这里成了汪洋大海。王母娘娘驾云领着众仙往东巡视，来到这上空被泉眼中喷出的水溅湿了花鞋，令她有些气恼，便让仙女取出九个金碗朝泉眼压去。泉眼是被压住了，但泉眼中的水顶着金碗还是往天上冲，摇摇晃晃的，眼看金碗就要被掀掉。这时跟随王母娘娘的太白金星急了，随手从东边的岷山旁搬起一座土塬压到这九个金碗上边，算是压住了金碗，制服了往上冒的泉水。接着这里的水便顺着黄河向东



流去，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土塬。

高高的土塬上无水源，稼穡的生长全是靠天雨的。百姓的生活很苦，用水更是困难。若是乞丐到这里讨饭，百姓宁给一个馍，也不肯给一口水。特别是铁岭塬上的制高点有一个村庄叫官庄原，用水更是苦不堪言。若是遇到大旱天，这个村庄的百姓吃水就要到几里外的塬下泓农河去挑，一天也只能挑上一二担水。水罐中的水在塬下是盛满的，挑到塬上由于陡坡路上的摇晃，到了塬顶也只有半罐了。这里的水珍贵的似乎比金子还贵，人畜的用水都有定量限制。但这个村庄的人们不能不洗脸，没有水怎么办呢？人们起来就互相对立着，把唾沫喷到对方脸上进行洗脸。于是便有这样的谚语：“官庄原，水艰难，唾沫洗脸不要钱。冬天藏雪积来水，夏天饮水粪坑边，有女死活不嫁官庄原。”

而尹喜和文子经过多天的勘察，观“道”点就选在官庄原村北边的一个地方。

要从函谷关下边到官庄原是极困难的，何况李耳已上了年纪，要他步行爬到官庄原是不可能的。

这样，函谷关关令尹喜就命副关令孙景派人修建通往官庄原的道路。道路是从塬跟往土塬上修的，土塬几乎成九十度角，笔直而陡立。路则是沿着陡坡往上修的，修成后几乎就像一条白带子直挂在土塬上。人爬上去都要出几身大汗，要驾车上去就更困难了。

按照尹喜和文子的安排，是要李耳坐车上去的。车由徐甲来准备，当然是李耳西行的牛车了。可到了出发的那天，徐甲慌慌张张跑来向李耳禀告说自从把青牛牵到离函谷关不远的牛庄饲养后，青牛几乎瘦成了一把骨头，不能再拉牛车了。没办法，尹喜只好从其他地方借来一头牛，拉着牛车让李耳坐着向官庄原进发。牛车来到塬跟，沿着刚修好的路往上爬，爬到半塬中，前边的路更陡，牛车根本上去不去。李耳只好下来，推着牛车往上爬，但不管他们怎样用劲推牛车，牛车还是上不去，怎么办呢？总不能把牛车扔在半路上。急得尹喜、文子和徐甲不知如何是好？

李耳这时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垫在牛车的轱辘下，使牛车停在半坡中，对尹喜埋怨道：“出发的时候，我就不让带牛车来，你们偏说能上去，可现在却上不去，怎么办？这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说到这里，他抬头朝塬上望了望，觉得离山顶还很远，便对徐甲说：“你把牛



车赶回函谷关，我和他们爬着上去。”

“不行！”尹喜挡住了徐甲准备往回赶的牛车，“你们瞧，那半山坡中有几头牛在耕地，我把牛借来拉车。老师，您的身体不好，到了塬上往北走，还有一段很长的路，您不坐车是不行的。”他说罢，朝半山坡有耕牛的地方去了，不一会儿就牵了两头牛回来，把这两头牛套到车前，用三头牛拉着车，让李耳坐上，终于能往上爬了。

此后，凡是车要上这条坡路，就必须套着几头牲口来拉，久而久之，这条坡就叫“套坡”了。

牛车终于爬上了套坡，来到这个村子中间的一棵大杨树下。观“道”的路线是由尹喜和文子提前勘好的，要随其自然。

这棵大杨树长在一堆垒起的旧陶片上。奇怪的是，这杨树一半干枯，像一位枯瘦的老人站立在那里。而另一半却是新枝新芽，茂茂盛盛的，树叶在风中哗哗作响，好像在拍着手，欢迎李耳一行的到来。这棵杨树有着神奇的作用。若是这一年春季，抽出的新叶格外茂盛，这一年这里便会风调雨顺，稼穡丰收。若是那半边干枯的多，这里就会遭灾，旱得颗粒不收。它基本成了这里的气象树，人们都看着它来安排农事。

被风刮下来的枯枝或落叶，村民们谁也不会拿它当柴烧。因为谁家一烧它，谁家就会出事，不是死人，就是意想不到的遭灾。有一年，村里的一个“愣头青”小伙子不服气，硬是在冬天爬到大杨树上砍下几枝枯枝去烧火取暖，睡到半夜时，突然从天上降下一团火，把他的全家都烧死了。

可唯有用这棵大杨树的枯枝和落叶去烧陶器和砖，烧出来的东西却特别好。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是陶正宁封子的三弟宁仁在这里烧陶留下的化身形成的大杨树。

远古的时候，人们没有锅碗盆盘这些炊具，打来的野兽只能架在火上烧着吃，收获的谷物也只能放在石片上烤着吃。人们常常吃生、硬的食物，胃肠大都患有疾病。人们也没有打水的器具，往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喝水。据说到了黄帝做中央天帝的时候才发明了烧陶的技术，解决了这些生活难题。

烧陶的技术就是宁封发明的。宁封原来隐居在蜀地青城山中，青城



山是由五座高峰组成，五座高峰连绵起伏，像一座天然的大屏风。黄帝曾专程到青城山向宁封请教烧陶的技术。原来人们在长期使用火的实践中发现，黄泥用火烧过后会变得非常坚硬，并且不约而同地想到借用黄泥的这个特性来烧制各种器皿。黄帝听了宁封的介绍后非常高兴，邀请宁封到朝中作了陶正，并封青城山为“五岳丈人”，宁封后来也就自然成了宁封丈人。

陶正就是专门负责烧陶的官吏。宁封作了陶正之后，就日夜琢磨、试验，可是总掌握不好火候，不是火急了，就是火小了；不是烧得时间长了，就是烧得时间不够；烧出的陶器不是烧裂了缝，就是一层层地爆皮掉渣。宁封急得坐卧不安，日夜守在窑边。这一天，宁封朦朦胧胧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人，像树又像人朝他走来，向他详详细细讲述了烧窑的方法，并亲自替他掌握炉火，炉灶中居然慢慢地冒出五色烟雾，烧出的陶器既光滑又结实。宁封惊喜万分，回头再看那个像树又像人的人却不见了。宁封从此按这人所教的方法烧窑，烧出了许多精美的陶器，还教会了许多弟子，但学的最好的是他的三弟宁仁，但他还是亲自掌火。有一次，宁封上窑顶添柴禾，窑顶突然塌了下来，宁封落入火中就不见了，后来人们在清窑时发现了宁封的几根骨头，就将这几根骨头厚葬了。

宁封死后，宁仁就接替了陶正，负责天下烧陶的事。黄帝在荆山铸鼎，就曾来到这里，在这个土塬上进行烧陶，不知烧了多少陶器，出窑的渣子和废陶片全堆到这里，堆得像座小山似的。有一天，宁仁点了一个窑烧陶，不知怎的，烧了几天后，炉火突然熄灭，怎么也点不着，急得他脱掉了身上的衣服往炉膛内点，火还是不怎么旺。于是他顾不得自己，纵身向炉内跳去，火焰突然变大了。旁边的人急忙把他从炉火里拽了出来，可他已被烧得气息奄奄了。眼看是活不成了，人们就问他后事如何安排，他断断续续说出三句话：“喜鹊打鼓——是葬他起身的时刻；人驮驴走的路——是葬他灵柩走的路线；头戴铁帽落地——是葬他的地方。”说完便死了。

在宁仁纵身跳火的窑上，竟长出一棵小杨树来，越长越高，越长越大，就成了现在的这棵杨树。

人们把宁仁的尸体入殓后，灵柩一直停放在烧窑的地方。人们不敢轻易葬他，因为他生前说过的三句谶语，谁也解不开，不知如何是好。



宁仁的灵柩在村中一直停了六天六夜，谁也不知道何时起身去葬他。到了第七天早上，村里突然来了一位白胡子老头，对村里人说：“今天午时是起身葬宁仁的时刻。”

村里人有些不相信，因宁仁生前曾留有遗言：“喜鹊打鼓——是葬他的时刻。”喜鹊打鼓谁见过？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可他竟留下这样的遗言，这是捉弄人？还是有更深刻的寓意！

白胡子老头把手里的曲拐杖一挥，“你们不用再怀疑了，赶快准备起柩用的东西吧！今天你们一切听我指挥就行了。”

人们见这位白胡子老头这么自信，就按埋葬人的习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由于宁仁生前在这里人缘好，人们都把他敬为长者。全村的人都披麻带孝来为他送葬。吃过早饭，人们就聚集到灵柩前，等着送葬的时刻。为了使喜鹊打鼓，村里的人还想出了奇招，抬来三面大鼓，放在灵柩前，特意在鼓上撒了些谷子，那是喜鹊最爱吃的，召引喜鹊来打鼓。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喜鹊来。眼看就要到午时时刻刻，还不见喜鹊来打鼓，等的有些人不耐烦了，说：“不管喜鹊来不来打鼓，我们都要抬着灵柩去下葬，总摆在村中也不是个事？”

白胡子老头一点儿都不着急，他把曲拐杖朝地下戳了几下，“你们乱嚷嚷些什么！这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时辰不到，喜鹊自然不会来打鼓，你们急什么？”

他这么一说，喧闹的人们自然屏住呼吸，又都眼巴巴盯着鼓面等着喜鹊来打鼓，甚至有些人在祈祷。

白胡子老头的眼睛却没有盯着鼓面，而是瞅着村中南北的一条路。

眼看午时就要到了，只见一个小男孩手里玩着一面小鼓朝灵柩走来，刚走到路旁的大树下，就见树上有一个喜鹊窝，老喜鹊正在窝中孵蛋，而孵蛋是需要来回翻动的。老喜鹊由于用力过猛，弄得喜鹊窝下边的小树枝掉了下来，恰巧落下七根，敲在小男孩手中的小鼓上，发出了七声清脆的响声。

有的人听到第一声鼓响时，就指给旁人看，许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一奇观。自然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也是神奇的。人们摆着鼓喜鹊不来敲，没想到老喜鹊孵蛋落下的树枝竟会准确无误地敲到小男孩玩的小鼓上。此时人们都相信了宁仁生前的遗言，觉得更加神秘而可信了。人们明白了，宁仁的埋葬是要顺其自然的。



人们抬着灵柩顺着刚才的南北道往村北抬去。为何不往村南抬呢？因这个道不通村南，所以要顺道抬向村北。

灵柩抬到了村北，这里是个丁字路口，有通向东西方向的，还有通往北边的。但究竟要往哪条道上抬呢？人们为难了！

白胡子老头用曲拐杖一指：“你们瞧，那不是人驮驴吗？”

人们朝他指的地方看去，那里有一个农夫正在耕地，而母驴却生了一头小驴，小驴站不起来，农夫就把它抱在怀里往家走，老驴紧跟在农夫的后边。这不是人驮驴吗？自然是按着农夫走的路线去葬宁仁。

村里有人认识这个农夫，他不是本村人，而是北沟下边的黄村人。前几天，他牵着驴来这里为他的亲家耕种。

人们抬着灵柩跟着这个农夫的脚印继续往北边走。

突然，北边天空飘来一朵伞状乌云，霎时间，下起了暴雨。夏天的雨往往是隔犁沟下的，雨没有下到抬灵柩这边，而是下到了眼前沟下的黄村上。

眼看农夫抱着小驴下沟去了，难道灵柩要抬到沟下埋葬？

正在这时，只见一个壮年顶着口铁锅从坡下上来。由于刚才坡底下暴雨，他怕淋湿，就把买来的铁锅顶在头上防雨。来到了坡顶，他见雨停了，爬坡也走累了，便把铁锅从头上摘下往地上一放，要坐在那里休息。这正是“头戴铁帽落地”——葬宁仁的地方。三句谶语全应了。

人们就在“铁帽”落地的地方，挖了墓穴葬了宁仁。人们都佩服宁仁临终前的谶语，没想到他对死后的事竟预测得这么准。真是神力呀，不可思议！

当然这故事是尹喜搜集来的，他站在大杨树下，给李耳与众人讲着。

李耳听着这个谶语故事，用手在大杨树下的陶片堆中无意捡了几个陶片，有红陶片和灰陶片。红陶片上大都刻画着鱼纹和太阳纹，这无疑是个那个时代烧的。他又转着手中的另一个大灰陶片，竟发现上边刻着他认识的文字，对文子叫道：“文子，你来看看，这是什么文字？”

文子接过灰陶片，打量了一会儿说：“从这个陶片来判断，这是一个大的陶缶，是盛酒用的。这么大的陶缶，我还从没见过。”他端看着上边的字，也不认识。把陶片转了一下，猛然发现陶片的内沿上刻着几道划痕，惊喜地对李耳说道，“您瞧，这是陶工做陶器时作的计数。这



陶片上的计数是一二一一，说明它是第 1211 个。这么看来，当时在这里烧的陶是很多的。”

“说的很对。”李耳望着大杨树下的陶片堆，“若不是烧得很多，怎么会有如此大的陶堆呢？但不知当时是在什么地方烧陶的。”

一个村民过来告诉李耳：“烧陶的地方就在前边不远的‘库洞’里。”

李耳和尹喜、文子、徐甲来到“库洞”前，只见那里有一排排的烧窑洞，不过因年代久远，窑洞都倒塌了，但遗址还是看的清楚。

看完了这些古陶窑，李耳便坐着牛车沿着当年葬宁仁的路线往村北赶路，经过一段行走，来到宁仁的葬地。坟堆并不是很大，莹地上也没有一棵柏树，只是光秃秃的一座坟堆耸在那里，显得孤单而又凄凉。

李耳下了牛车，走到沟边朝四处眺望。往正北看，沟下不远处是滚滚而流的黄河，黄河的南面有一个自然形成的龟形土丘正在汲着黄河水。往东看，那里有一道深沟，像一条苍龙卧在那里。往西看，离函谷关不远的北边，雄据着一个虎头塬。他又转身朝南望去，寻找着什么东西，但总是寻不见。

尹喜走过来对李耳说：“您是在寻找朱雀地形吧！这就是说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三个地形的东西都寻到了，唯独不见朱雀地形！”

“是这样的。”李耳回答着尹喜的话，眼睛还是朝南望着。“反者道之动。”尹喜念着李耳《道德经》中的话，“请您转过身来朝沟下看，朱雀地形就在您的脚下，地形在这里也是反者道之动了。”

李耳转过身来朝脚下的深沟望去，果然如尹喜所说，朱雀地形就是眼下的这条沟，而且是自然形成的凤凰（也叫朱雀）双展翅。站在此地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老师，您再看看宁仁的葬地是个什么地形？”文子对正凝神观看的李耳说，“我和尹喜审视了半天，都没有看出来。”

李耳听了文子的话，仔细端详着宁仁的葬地，又用步子量了量，然后对尹喜和文子说：“你俩看，宁仁的坟堆正好是葬在人体地形的肚脐窝上。”

“还是老师的眼力高！”文子惊呼道，“你看这个地形正像人形，葬点又在人形的肚脐窝上。这意味着什么呢？”他自问自答，“这就是肚



脐，是人联系母体的通道。人在母体中的成长完全是靠肚脐的，只有婴儿离开了母体才把它割断。看来，宁仁葬到肚脐窝位上，就是要回归到大自然中去。这里就是通往大地的道。”

“说的很对，经老师这么一点，我也看出来了！”尹喜高兴得跳向宁仁墓堆，“你们再看这个肚脐窝位，正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肚兜。自然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怎么就能这么巧形成肚兜呢？而宁仁的葬点不是他生前靠阴阳先生采的，而是随其自然埋到这里的。这里就有‘道’的问题。”他自言自语地说着，走到宁仁墓堆前，把两个手指插进坟堆中，然后抽出来放到鼻子跟前闻，摇了摇头，“这味道有点不对劲，宁仁是被烧伤的，本该有一种木炭味，可怎么这木炭味中还夹着书香气呢？肯定宁仁的坟堆下埋有书简。”

“你在那儿胡说吧！”文子也走到坟堆前，把手指插进坟堆中，然后抽出手来放到鼻子前闻，“我怎么就闻不到书香味？”

“我这道测量绝招的是不会有错的。”尹喜有点儿不服气，“文子，你敢和我打赌吗？”说着，他朝西挪了几步，“就从这里挖下去，保证下边有书简！”

“我敢和你打赌！”文子也被激上了劲，“我现在就去找镢头挖。”

“不用挖，不用挖！”地头那边跑过来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他胖得像皮球似的滚了过来，自我介绍道，“我叫李黑蛋，这地是我的。我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读书人，人家说这里是块好风水地，我就把爹妈的尸骨迁埋到这里。”他指了指尹喜的脚下，“在迁埋尸骨时，就埋了些书简，听说这样，我的后辈就会出读书人了。”

“这是真的吗？”文子有点儿不相信，“怎么这里没有坟堆？”

李黑蛋“嘿嘿”地一笑，“这位先生您想了没有？宁仁是个大人物，他的坟堆却那么小，而我的父母是个不知名的人物，敢埋大坟堆吗？何况我是偷偷把爹妈的尸骨迁埋到这里的。”

文子对尹喜的这道绝招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尹关令，你可别保密，以后得教教我这道绝招！”

“这个观‘道’点是选的不错！”李耳指着地形说，“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这就形成了气功的氛围，又是在肚脐位上，是接通天地的，我们现在就观……”他话未说完，就见眼前从黄河的上空飘来一朵伞状云，雨点就随着过来了。



“快走，不能在这里久留！”李黑蛋对李耳一行人喊道，“我在这里住惯了，知道这是风哨雨，快到我家去躲躲雨吧！”

这样，李耳上了牛车，一行人跟着李黑蛋往村中走，背后来的风哨雨，像追赶他们似的追了过来，好在他们没有淋雨，就已来到李黑蛋家中。

李黑蛋是这个村的土财主，房子、窑洞都很壮观。他住的窑洞也很大，里边也能行车，自然对李耳一行人招待的不错。

到了晚上，李黑蛋来到李耳一行人住处拉“家常”，说他一辈子积攒了这么大的财富，但仍感不足的是，家中竟没有出现一个读书人。为此这成了他的心病，虽然把爹妈的尸骨迁到了宁仁的坟旁，可家中的孩子还是不读书。一位阴阳先生曾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烧三年“拜头香”，若是有一年能烧上“拜头香”，准会出一个大读书人。

“什么是‘拜头香’？”文子不明白地问。

李黑蛋指了指崖上说：“下午咱们过来时，你们注意了没有，崖上的高地有一座小庙，是敬着神像的。若是每年的初一夜里子时能在这个小庙中烧上第一缕香，就是‘拜头香’。我想这有何难。第一年，我起了个早，到小庙去烧第一缕香，刚走到庙门口，就见从庙内走出一个人来，不用说，第一缕香是他烧了。第二年到了年关，我对村里的人说，这年的第一缕香等我烧了后，大家才能烧。我在村子里是有身份的人，说出话当然是有影响的。为了烧上这年的第一缕香，我把庙门锁了。可到了这年的子时，我去开庙门，香已经燃着了。到了第三年，我更是不甘心，夜里干脆就睡在小庙的香炉下，等到子时再点燃第一缕香。谁知我打了个盹，迷迷糊糊醒来后，第一缕香已经点燃了，气得我回到家中躺了半年没有起来。后来终于领悟到了，什么事情是强求不得的，只能随其自然。随其自然，事情也就随然而然了。”

无论是葬宁仁的地点，还是李黑蛋讲的“拜头香”，都震撼着尹喜、文子的心灵，到观道塬上来观“道”，这不也是“道”吗？不正是李耳在《道德经》中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天清晨，李耳一行早早来到宁仁的葬地进行观“道”。他们几个刚往沟边一站，只见昨夜落雨后的云彩卧伏在山沟中，随着清晨的微风，把它们吹了出来，一团团白色的云雾，一会儿随云飘向这里，一会儿又飘向那里，在那里搅和着，翻滚着……大的云团越搅越大，很快把周围



的小云团吸到自己身旁，这不正像李耳在“天体原始混成说”中形容的那样，不来这里亲眼看看，是领悟不到的。

霎时间，太阳出来了，给这朵朵白云镶上了一道道金边。那云彩又成变成扁圆形，边缘清晰，连里面的折皱，也闪闪发光。随着一阵阵强风吹来，云彩被撕开了，变成一缕缕红霞，竟烈焰腾空般飞走了。天空顿时晴朗起来，天是那样的蓝，地是那样的绿，一切都在自然中显着美。

更漂亮的是“雨后复朝阳”沟里的丛林，树叶上的亿万水珠，被朝阳一照，每颗水珠都变成巨大的钻石，迸射出夺目的光彩。微风拂树，水珠在枝头转动，由橙黄变橘绿，由亮蓝变靛青，由姹紫变嫣红，还有些不知道该用什么字眼来形容光彩，真是令人眼花缭乱！一阵强风撼树，无数带着阳光的水珠从树梢上层层落下，宛如万点彩色的流星陨落，有时，从千万点珠光中，还会闪现出一道彩虹来。这景色真是太美了，简直令人心旷神怡。

只有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才能真正领略到这种美景。

领略到了这种景观后，李耳、尹喜、文子、徐甲便端坐在宁仁墓地前的肚脐窝位上，进行气功修炼。因为观“道”是要“观其妙”、“观其微”、“谓之玄”，是肉眼所观不到的，必须进入气功状态后，才能观察到。

他们几个很快进入了气功状态，都觉得自己有一种腾空感，随着李耳的感觉，进入了观“道”的境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道德经》二十一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道德经》二十五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道德经》



十四章)

李耳认为天下人类(万物)必有其最后根源,而此最后根源即是天下人类的大母。(“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但谁是“大母”呢?这就是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先天地生的混成实有,可以做天下的大母,并给它起名为“道”,取“大”为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道”是实有的,但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触之不得其体,不能被人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所感受,所辨识。因此吾人无以查究其真相,只好视之为混然一体。(“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混成实有不但不能被人所感受,而且其上既不明亮,其下也不黑暗。是其上下都无标记可寻,并且前不见其首,后不见其尾,是其前后也无标记可见。对之实难以名状,只好视之为无物。(“其上不皎,其下不昧”,“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

混成实有既非物质体之物,也非物质体之物有非物质体物之形象。此种形象乃是无形状的那种形状,无物质体之物的那种形象,也就是恍惚的那种形象。(“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混成物有四大特点:

- 一、其在天地存在之前就存在。(“先天地生。”)
- 二、其性情静寂。(“寂也。”)
- 三、其本体空旷无物。(“寥也。”)
- 四、其地位是独立于万物之上,永不变更。(“独立而不改。”)

这四个特点说明,“道”是不属于宇宙中任何存在之事物:不属于天地,因为它在天地存在之前,就已存在;也不属于万物(人类),因为万物在天地之后才开始存在;更不属于昊天上帝,因为它在上帝存在之前,就已存在。何况是没有上帝的。(“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更重要的是,“道”能永无止息地做周行运动(“周行而不殆。”)。所谓周行,就是运动体从运动起点出发后,向原来的运动起点做返回运行的运动,是周而不息的。

在这种“虚心静悟体道”的氛围中,尹喜和文子都体悟到了“道”。